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十七回 請庸醫文魁毒病父 索賣契淑女人囚牢

詞曰： 燭影搖紅筆莫逃，兒殺父出今宵，藉醫刀。烈女救夫索賣契，心先碎；英雄甫聽語聲高，恨難消。
——右調《楊柳枝第二體》

話說於冰斬了妖竈，這日商客死亡受驚者甚多。就中單表一人，姓朱，名文煒，係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人，年二〇二歲，住居柏葉村。他父名朱昱，年五〇二歲，有二千兩來家私，住房田地在外；從部中打點補授四川金堂縣典史。他長子名文魁，係已故嫡妻黃氏所出，娶妻殷氏，夫妻二人皆譎詐殘忍。文魁最是懼內，又好賭錢，每逢賭場，便性命不顧。其次子朱文煒，係已故側室張氏所生，為人聰明仁慈，娶妻姜氏，亦甚純良。他家有兩房家人：一名段誠，一名李必壽，各配有妻室。朱昱最愛文煒，因長子文魁好賭，將田產留文煒在家經理，將文魁帶至任所，也是防閒的意思；說明過三年後，方著文煒來替換。朱音滿心裡要娶個妾，又因文魁在外獨宿，不好意思舉行。喜得他為人活動，於本地鄉紳鋪戶，應酬得輕重各得其宜，上司也甚是喜他，常有事件批發。接連做了三年，手內也弄下有一千四五百兩，又不敢在衙門中存放，恐文魁盜用，皆暗行寄頓。這年已到三年，文煒思念他父親，久欲來四川省親，因屢次接他父親書信，幾時文魁回家方准他來。他哥哥文魁又想家之至，常暗中寄信著文煒速去，弄得文煒沒了主意。又兼他嫂嫂殷氏因文煒主持家政，氣憤不過，天天指豬罵狗的閒吵，文煒夫婦處處謙讓，才強支了這三年。這年決意入川看父，將地土俱行租種與人，又將家中所存所用，詳細開寫清賬，安頓下一年過度，交與他嫂嫂管理；又怕殷氏與姜氏角口，臨行再三囑托段誠女人歐陽氏，著他兩下調和，歐陽氏一力擔承，方同段誠一同起身。

這日到孽龍潭，陸遭風波，船隻幾覆，來在金堂縣。朱昱大喜，細問了家中並鄉里等話，著文魁與文煒接風痛飲。文魁見兄弟來，可以替得早行回家。不意過了月餘，朱昱一字不題。文魁著文煒道達，但付之不答而已。文魁惱恨之至，外面雖不敢放肆，心裡也不知咒罵了多少。一日，朱昱去紳士家看戲，至三鼓後方回，在馬上打了幾個寒戰，回署便害頭疼。次日，請醫看視，說是感冒風寒，吃了兩劑藥，出了點汗，覺得清爽些。至八天後，又復遍身疼痛，寒熱交作，有時狂叫亂道，有時清白。一日，到二更以後，朱昱見文煒一人在側，說道：「本城貢生劉崇義與我至厚，他家收存我銀一千一百兩，月一分行利，有約契。我曾與他暗中說明，不著你哥知道。新都縣敦信裡朱乾，是與我連宗兄弟，他那邊收存我銀三百兩，也是月一分行利，此宗你哥有點知道。二處我都係暗托，說明將來做你的飯根。我若有個好歹，你須設法弄在手內，日後你哥哥將家私輸盡，你就幫助他些，他也領情。不是我做父母的存偏心，我深知他夫妻二人皆不成心術，久後你必大受其累。約契收放在一破紅油櫃中舊拜匣內，你可速速揀收在手！衣箱內現存銀八〇餘兩，住房桌下存大錢三萬餘文，你哥哥都知道，瞞不得他。若將衙門中器物等項變賣，不但棺木，即回去腳價盤費亦足而又足。至於本鄉住房並田地，我過日自有道理。」文煒泣說道：「父親不過是受了寒，早晚即愈，何驟出此言！本城並新都兩處收存銀兩，一任哥哥收取；我一分一釐亦不經手，非敢負父親疼愛至意，大抵人生窮通富貴，自是命定，若我欺了哥哥，天亦不容我。父親可安心養病，斷斷不必過慮。」朱昱聽了，蹙眉大恨道：「癡子深負我心，你到後悔時方信我言。由你去罷！」又道：「我此時覺得著實清爽，可將你哥哥同段誠叫來。」文煒將二人叫到，朱昱向文煒道：「我一生勤儉，弄下些小家私；又得做此微員，年來不無補益。我這病看來還無妨，設有不測，世人沒個不散的筵席，扶我靈回鄉後，斷不必勞親友弔奠，倒要速請親友與你弟兄二人分家，斷不可在一處居住。家中住房原價是三百三〇兩，你弟兄二人誰愛住此房，即照原價歸結，另尋住處；將來不但田產，即此處並家中所有器物、銀錢、衣帛等類，雖寸絲斷線，亦須眼同親友公分，以免骨肉爭端。若誰存絲毫佔便宜之見，便是逆命賊子！段誠也在此，共記吾言。你是我家四世老家人之後裔，他二人有合道理處，須直口苦勸，毋得瞻徇；若他們以主人欺壓你，就和欺壓我一般。你為人忠直，今以此相托，切莫負我！」

段誠聽了，淚下如雨。又向文魁道：「你除了頑錢，我想普天下也再沒第二個人能占了你的便宜，我倒也放心；你兄弟為人忠厚，你要步步疼憐他，我死去亦得瞑目。」說話間，又煩躁起來，次日更甚。本縣東門外有個舉人，姓強，名不息，專以行醫養濟家口，是個心粗膽大、好走險路的人。被他治好了的也有，大要治死的居多；總在一劑兩劑藥上定死活，每以國手自任，地方上送他個外號叫「強不知」。即或有被他治好的，又索謝禮過重，因此人又叫他做「強盜」把個舉人名品，都被他行醫弄壞了。朱文魁慕他治病有斷決，兩三次打發衙役請來，看了脈，問了得病日期，又看了看舌頭，道：「此真陰症傷寒也！口渴煩躁皆假相，了非用人參五錢，附子八錢，斷無生理！」文魁滿口應承。文煒道：「醫理我一字不知，只是陰陽二症聽得人說必須分辨清楚，藥不是輕易用的。」文魁道：「你少胡說！先生來，自當以先生話為主，只求開方早救為是，你講得是什麼陰陽！」強不知道：「似此症，我一年內也不知治著多少，我若認不真切，敢拿老父母試藥？不是學生誇口說，城內外行此道者數〇人，笑話他還沒一個識得此症。」文煒不敢爭辯。開了方兒，文魁便著段誠同衙役買參朮藥。強不知去後，文煒放心不下，將藥方請教先治諸人，也有一言不發的，也有搖頭的，也有直說吃不得的，文煒與文魁大爭論起來。文魁急得大嚷道：「你不願父親速好麼？耽擱了性命，我和你誓不同生！」文煒也沒法，但願服藥立愈。服藥後，便狂叫起倒不已。他原本是陽症，不過食火過重，汗未發透，邪氣又未下，若不吃藥，亦可漸次平安，他那裡受得起人參、附子大劑，文煒清急，又與文魁爭論，文魁道：「虧你還是個秀才，連若『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』二句，都不知道！」又待了一會，朱昱聲息具無。文魁道：「你看安靜了沒有？」文煒在嘴上一摸，已經死了。文煒撫屍大叫，文魁亦大驚，也悲號起來。哭了半晌，率同衙役，停屍在中堂，買辦棺木。本縣聞知，立即差人送下〇二兩奠儀。三日後，署理官早到，至七日後，文魁托書役於城內借了一小佛殿，名慈源寺，搬移出去，然後開甲。又請他父親相好的紳士幾人，求了本縣名帖，向各紳衿鋪戶上捐，也弄有一百七八〇兩；文煒將劉貢生等借約二張揀出，支付文魁；文魁喜歡得心花具開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極力的將文煒譽揚賢孝，正大不欺。一日，文魁向文煒道：「劉貢生所借銀兩，我親問過他三四次，他總推說一時湊不及，許在一月後，看來利錢是無望的了；新都縣本家朱乾借銀三百兩，他住在鄉間敦信裡，離此八九〇里路，你可同段誠走避，必須按約上年月算明利錢，除收過外，下欠利錢一個也讓不得。我們是甚麼時候？講到連宗，他該破家幫助我們才是有人心的長者！明早即去，他若推托時日，你兩人斷斷不必回來，天天守著靈何益？」次日，文煒遵兄命，同段誠去了。到朱乾家，相待極其親厚，早晚在內房飲食，和親子姪一樣；銀子早已備辦停妥，又留住了四天，與了本銀三百兩，又找了利銀〇六兩，餘外又送了〇兩，具是〇足紋銀。主僕二人千恩萬謝，辭了上路。

約走了二〇多里，至新都縣飯館內吃飯，見三三兩兩出來人去，都說的是林秀才賣老婆還官欠的話，咨嗟太息的，倒〇有八九。聽了一會，也沒什麼關心處。原來這林秀才才是本省新都縣人，單諱一個岱字，號齊峰，年三〇一歲。他生得漢仗雄偉，勇力絕倫，雖是個文秀才，卻學得一身好武藝，馬上步下可敵萬人。娶妻嚴氏，頗有才色，夫妻甚相敬愛。他父親林楷，為人正直，做過陝西隴縣知縣，真是一錢不名，後來病故在任內，林岱同他母親和家人林春，扶柩回籍，不幾月他母親也去世。清臣之家，那有什麼私囊？又因重修隴縣城池，部中刻減下來，倒虧下國帑二千七百餘兩，著落新都縣承追。前任縣官念他是舊家子弟，不過略為催取，林岱也交過八百餘兩。新任知縣叫馮家駒，外號又叫馮剝皮，為人極其勢利刻薄，他曾做過隴西縣丞，與林楷同寅間甚是不對，屢因不公不法的事，被林楷當面恥辱；今日林岱有這件事到他手內，正是他報怨之期。一到任，就將林岱家人林春拿去，日夜比責；林岱破產完了一千餘兩，求他開釋，他反申文上憲，說林岱虧欠國帑，恃符抗官，不肯交納，將秀才也革下來。林岱又將住房變賣交官，租了一處土房居住。本城的紳衿鋪戶，念他父居官正直，前後捐助了三百兩，尚欠四百五〇兩無出，大家同去懇馮剝皮，代他報家產盡絕。馮剝皮不惟不准情面，且將林岱拿去收監，將來林春討保釋放，林春不幾日亦病故。止有林春的女人同嚴氏做些針線，貨賣度日，又要結念林岱衣食，把一個小女廝也賣了做過活。後來剝皮竟將林岱也立限追比，又吩咐衙役著實重責，大

有不能生全的光景。地方上桑梓又過意不去，捐了一百兩交納，復懇他報家產盡絕的申文。剝皮滿口應許，將銀子收下，仍是照舊比賈，板子較前越發打得重了。此後內外援絕，苦到絕頂，嚴氏在家中每天不過吃一頓飯，常有整天家受餓，沒飯吃的時候。

本城有個監生叫胡貢，人只叫他『胡混』，是個人大膽小，專好淫奔之人。他家裡也有幾千兩的用度，又好奔走衙門，藉此欺壓良善。他屢次看見嚴氏出入，姿色動人；又知林岱在監中無可解救，便引起他娶妾之心。托一個善會說話有機變的宋媒婆，以彩買針線為由，常拿些綢緞碎物，著嚴氏做；做完他就將手工錢送來，從未耽延片刻。其手工錢都是胡貢暗出，因此往來的透熟；每日家言來語去，點綴嚴氏，看他賣身救夫，與宮貴人家做個側室，便可名利兩收。嚴氏是個聰明婦人，早已明白他的意見，只是不應承他；後見他屢次牽引，便也動了個念頭，向宋媒道：「我非無此意，只是少個妥當人家，你即這樣關切我，心裡可有個人家麼？」宋媒即將胡監生人才、家道、年紀說了個天花亂墜。嚴氏道：「我嫁人是要救夫出監，只怕他未必肯出大價錢娶我。至於與人家做妾，我倒不迴避這聲名。」宋媒道：「這胡大爺也曾說過，止出三百五兩，此外一兩也不多出。」嚴氏笑道：「可見是個天緣！他出的這銀數，卻與我夫主實欠暗合，就煩你多加美言，成就了我罷。」宋媒道：「成就最是容易，必須林大爺寫一個為欠官錢賣妻的親筆文約，方能妥貼的了。」嚴氏又笑道：「這部容易，我早晚與你拿來；只是一件，只怕胡大爺三心兩意，萬一反悔，我豈不在丈夫前喪品丟人？你敢包辦麼？」宋媒道：「若胡大爺有半句反覆話，我就永墮血盆地獄！我若是虧耍了你，著你在丈夫前丟人，我有一個兒子，兩個女兒，都教他死了！」嚴氏道：「既然胡大爺有實心於我，我就是他的人，他何苦教我拋頭露面，將來憑據到手，就勞動他替我交官，放我夫主回家。還有一句話你要記清：若我夫至午時不回家，便是一百個未時來也不出門！」宋媒道：「這事都交在我身上！胡大爺和縣裡是好相與，怕放不出人來？只要憑據寫得結實明白方妥，胡大爺也是最精細不過的人。」兩人講說停當，宋媒婆歡歡喜喜，如飛的去了。次日，嚴氏跟了林春女人，走至新都縣衙門，向管監的哀懇，管監的念林岱困苦，隨即通知放嚴氏入來。嚴氏看見丈夫蓬頭垢面，滿腮杖傷，上前抱住大哭，林岱也落了幾點眼淚。旋教林春女人拿過幾樣吃食東西，一大壺酒，放在面前，嚴氏也坐在一旁，說道：「家中無錢，我不能天天供給你的飲食，你可隨意吃些，也是我到監中看你一番。」林岱道：「你這一來，我越發不能下咽。倒是酒我吃兩杯罷！」嚴氏從籃內取出一個茶杯來，斟滿遞與林岱，林岱吃了一口酒，還是半冷半熱的，問道：「你們家間米還有得吃麼？」嚴氏道：「有錢時買一半升，無錢時也就不吃了！」林岱便將杯放下，長歎道：「我這性命，只在早晚必死於馮剝皮之手！他挾先人仇恨，斷不相饒！只是你將來作何歸結？」嚴氏道：「你們男人家，要承先啟後，關係重大；我們婦人家，一死一生，有何重輕？將來上天可憐你，若有出監之日，我倒愁你沒個歸結。」林岱道：「我時常和你說，有一個族伯林桂芳，現做湖廣荊州總兵，只因祖公公老弟兄們成了仇怨，致令我父也與他參商，二三年來音信不通。此外，我又別無親友。設或有個出頭日子，我惟投奔他去了！」嚴氏點頭道：「任你怎麼參商，到底是林氏一脈，你又在患難中，誰無個惻隱之心！」林岱道：「這也是我與你紙上談兵，現欠著三百五兩官銀未交，雖插翅亦難飛去！」嚴氏道：「三百五兩倒有人出在那裡，只要你立一主見。」林岱大喜道：「係何人相幫，有此義舉？」嚴氏笑道：「不但三四百兩，就是三四兩，『相幫』二字從何處說起？」就將胡監生托媒婆說的話，詳細說了一遍。林岱道：「你的主意若何？」嚴氏道：「我的主意要舍經從權，救你的性命。只用你寫一張賣妻的文約，明後日即可脫離苦海。」林岱聽了，倒豎鬚眉，滿身肉跳，大笑道：「不意你在外面，倒有此際遇！好！好！」向林春女人道：「你可哀告牢頭，討一副紙筆來。」少刻，牢頭將紙筆墨硯俱送來，林岱提筆戰戰縮縮的寫道：

立賣妻契人林岱，新都縣人，因虧欠官項銀三百五兩，無可交納，情願將原配妻室嚴氏出賣與本城胡監生。

又問嚴氏道：「他娶你是做妻、做妾？」嚴氏道：「是講明做妾。」林岱道：「更好！」又寫道：

名下為妾，身價紋銀三百五兩，本日在新都縣當官交納，並無短少，日後不許反悔爭竟。恐口無憑，立賣約存照。

又問道：「你適才說有個媒婆子姓什麼？」嚴氏道：「姓宋。」林岱又寫：

同中女媒宋氏，某年月日親筆立。

寫畢，將拿來的酒菜大飲大嚼，吃了個罄盡。吃畢，將頭向監牆上一斜靠，閉緊雙睛，一句話不說。嚴氏道：「你出監後，務必到家中走走，我有許多要緊話囑咐你，你若是賭氣不到家中，我就是來生來世見你了。」林岱笑道：「你去罷！」言訖，將身子往地下一倒，便睡去了。嚴氏收拾起諸物，又恐林岱聽見，眼中流淚，心裡大痛，悄悄出門。回到家中，宋媒婆早在門外等候。嚴氏改做滿面笑容，讓媒婆到房內坐下。宋媒道：「奶奶的喜事何如？」嚴氏從袖中取了賣契，向宋媒道：「事已做妥。你可述我的活，銀子三百五兩，要胡大爺當堂替我前夫交代清楚；衙門中上下，即或有些須使費，我前夫都不管。我幾時不見我前夫回家，我斷斷不肯動身。不是我心戀前夫，情理上該是這樣。此係官銀，諒也不敢舛錯，你就將契約拿去罷！這是我前夫親筆寫的，他不必生疑！」宋媒見了契約，如獲至寶，說了幾句吉慶話，如飛的跑去遞與胡監生，居了天字號大功。胡貢看了大喜，次日一早，親自送了馮剝皮四樣重禮，剝皮說了無數送情話，始將銀兩收兌入庫。胡貢又到宅門並承辦書吏處說定，事完相謝，立逼著管宅門家人回稟本官，將林岱當時放出監來。然後回家，催著收拾喜轎，差人到林岱家娶妾。宋媒報知，嚴氏忙著林春女人到縣前一路迎請林岱回家。

正是：

賊子借刀弑父，淑女賣身救夫；兩人事跡迥異，問心各有懸殊。